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九

起元和二年肅和帝永元三年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乙〕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

諸懷妊者妻音王又音仁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又詔三公曰芳春生養萬物萃甲寅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

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甯民敬

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一

思齋

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如襄城令劉方

襄城縣屬潁川郡

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誓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詔徵上虞王充詣京師充辭病

不行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理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抱朴子曰充所作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方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及還許下時人稱

其才進以爲不見異人必得異書搜其輶中隱處果得
論衡抱數卷持去豈丁甯之日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北匈奴

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叛
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
遠引而去頃之北匈奴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臣議者以爲
匈奴變詐徒以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難叛今若遣使恐
失南虜之歡元武司馬班固上書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讎夷
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
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
絕放棄不與交接者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
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
一往旣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

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強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南單于

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爲伊屠於閭鞬單于詔曰祭法功施于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躡次之

前晦朔弦望不合也

上命治歷編訃李梵等

梵音馮

綜校其狀作四分歷

考異曰按

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今云太初歷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興廢莽歷後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按三統歷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二月甲寅始施行之帝之爲太子也受尙

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修君

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尙書祿以終

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乙丑帝耕於定陶幸未幸泰山柴告

岱宗

書舜典至於岱宗柴孔安國註云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時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

至祠壇翺翔上下進幸泰高壬申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

汶上明堂武帝

所作奉高

丙子赦天下進幸濟南

賈曰濟南故城在濰州長山縣西北

三月己丑

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樂曰咸

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帝

謂孔僖曰今日之會甯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

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

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

郎中 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

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

賢曰陵在今鄆州峽山南

祠以太牢親

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

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獻王及子懷王忠及今王

帝聞之皆引見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

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

祖廟

虞書一歲巡國所歸格于藝祖孔安國註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廟父廟

五月徙

江陵王恭為六安王

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在雋陽東一千七百里

秋七月庚子詔

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

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三正所以有三者也

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率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謂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萌而色白白者陰氣故謂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莖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鵠鳴為

律十二

沈滯各有所志葢事以議從策由眾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

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昔獫狁獯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尙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圉之人境音敵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境音角保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爲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尙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參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兩元初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慘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削劓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幸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

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

輟解之

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士功車駕行幸則侍御史掌舉劾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帥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救之賢

曰夾轅爲轅馬轅馬外爲駢馬孔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駢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駢馬詩云敦

彼行輩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一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

人不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出長城

賢曰史記蒙恬爲秦築長城西

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蓋趙所築長城也

癸酉還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辛卯

還宮

太尉鄭宏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其苦切憲疾之會

宏奏憲黨尙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

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宏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宏夏四月丙寅收

宏印綬宏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

近日王氏之禍顯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係萬世之祚而信讒
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

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

考異曰袁紀云宏爲尚書僕射烏菴王遣子入侍上問宏當答其使否宏對曰

烏菴前爲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尙未賞今如荅之

小單于不當忍乎上以宏議問侍中竇憲對曰諤有往來宏章句

諸生不達國體上遂荅烏菴小單于忿恚攻金城殺太守任昌上

謂宏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宏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

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爲用其讎帝省章遣醫視宏比至已

薨宏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師同郡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

疏引貺貺被收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

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宏獨髡頭負斧鑕詣闕上章爲貺

訟冤顯宗愷悟卽赦其家屬宏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

名明鑑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

鄭宏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宏謂之問何所欲宏知其

神人也已常患苦邪溪載薪爲雖但願且南風
谷北風後果然至今不變故俗呼爲鄭公風也 以大司農宋由

爲太尉 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五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

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

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 以太僕袁安爲司空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鹽池

河東郡鹽池在縣西南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

七里水氣紫色許慎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

里關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

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於鹽池水出石鹽自然卽成朝

取夕復終無減損唯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

私其竭水還防其注濫故謂之鹽水亦爲竭水也池西又有一池

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人鄉

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而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三十九 六 思補樓

味苦賢日在今蒲州虞鄉縣西○九月還宮 燒當羌迷吾復與

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

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

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則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

北歸義城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疏勒王忠從康居

王借兵還據損中賢曰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頓未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

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損中城損中是也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

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眾南道遂通 楚許太后

薨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諡曰楚厲侯 帝以潁川郭躬爲廷尉初

躬父宏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

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

平中寶固出擊匈奴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子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于督彭旣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顯宗從其議帝亦素聞躬賢故特用之躬爲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博士魯國曹褒常獻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道遂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治民以德化俗至是知帝欲制定禮樂乃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

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元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

集諸儒其議得失百官志元武司馬主南宮元武門秩比千石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

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禮言會而議禮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

作大章一歲足矣堯作樂曰大章賢曰堯堯樂官

元丁亥和四年是歲七月改元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通制

漢儀見十卷高帝六年七年其書與律令同載於理官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

乃募人鬪諸羌胡募人鬪諸羌胡使之自鬪也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

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其衆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

之徒廬落去廬落居也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

三兜谷在建威南

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

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晉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

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俸盡贈給知友

妻子不免操井臼至是被殺帝下詔褒之夏六月戊辰司徒桓

虞免癸卯以司空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隗光之子也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

班志利縣屬齊郡晃齊武王積之曾孫

與母太姬更相

誣告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為蕪湖侯

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宜州當塗縣

東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

王子淮陽頃王昞薨

昞明帝子

鮮卑

入左地

匈奴左地也

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

羌豪迷吾

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

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防從事二人

護羌校尉蓋亦望二人也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譚使欲降紆納之迷

吾將人眾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

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

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水經河水逕西海

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種眾熾盛張紆不能制壬戌詔以瑞

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鳳皇至

百四十九見言事者咸以爲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杜佑

武帝割槐里置茂陵邑昭帝又割平陵邑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

政而生故鸛鵠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

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

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敞性公正議論甚高在府中常引大

體多所匡正由待以殊禮安亦深敬重之

附錄何氏家傳云敬六世祖比干字少卿

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吏決曹豫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之閒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若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既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

未晦幸沛 日有食之 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復封

阜陵侯延為阜陵王己未幸汝陰

汝陰縣屬汝南郡

冬十月丙子

還宮 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

原朔方北地降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

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

撰次制度備其終始也

凡百五十篇奏之帝

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平奏者平其可行與否而奏之

是歲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故也龜茲

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疏超時爲可須夜鼓聲而發須待也夜鼓聲鼓聲之聲也周禮軍

旅夜鼓鼓注云鼙夜戒守鼓也司馬

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鼓旦明五通爲發响所謂

三鼙也此則待夜半鼓聲也○繫音操又音相响音虛又去聲日

出酒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

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章和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性寬

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

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何敢奏
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中州內郡公

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

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

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賢曰漢官儀

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糴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上

虎賁羽林郎二人共是以夏禹元圭書禹貢曰周公束帛賢曰尚

三千以爲祀門戶直是以夏禹元圭書禹貢曰周公束帛賢曰尚

公出取幣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

元元豈但空空無爲而已哉生當作性性控謹慙貌宜先正己以

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

考異曰徽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云實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敝奏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三年按敝記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拜又言嚴賜知在此時尚書南

陽宋憲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

烝進也

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

入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晉周公懷聖人之德

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

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

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

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

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驕

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

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

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

賢曰行日取便利之時也

帝未及遣以馮豹爲河西副校尉豹衍之子也年十二母爲父

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愈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廬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取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故有是拜 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竇憲上疏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

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
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
事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資宜漸進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
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
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竝入教授以
崇聖德由是遷郁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敦厚篤學教授門人常
數百人楊震朱寵皆其門人也及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
數百千萬三月用遺詔徙西平王義爲陳王六安王恭爲彭城
王改淮陽爲陳國楚郡爲彭城國西平併汝南郡六安復爲江郡癸卯葬孝章皇帝於敬陵
敬陵在維揚城東南三十九里初龐范在蜀郡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

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及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
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
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
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
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初范與洛
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亦慷慨有節
義位至琅邪曾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
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鞬單于 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
太后臨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宣憲以侍中內
幹機密賢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出宣詔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
竝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

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

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

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與也鄧氏之宗

非不尊也談晉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攽曰陽侯之族當是陽平之族重侯累將

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

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係族全身四人

而已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薄氏竇氏王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邛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

馮氏衛氏也唯文帝薄太后竇后景帝王后邛成王后四人係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

以史皇孫王夫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

人足二十之數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與班

固傅毅齊名元和中章帝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帝嗟歎其美謂

侍中竇憲曰卿識崔駰乎對曰班固數言之然未見也帝曰卿愛
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屢腹
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入爲上客駰見
憲所爲多不法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出爲長岑長
駰遂不之官而歸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大尉鄧彪爲太傅賜爵
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父
彪封鄧鄉侯父卒讓區於弟鳳顯宗高其節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
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
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遂
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
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夏四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

縱民煮鑄

自武帝以來鹽鐵有禁光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五月京師旱北

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

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其爲一國

考異曰袁紀章和元年十月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南宋

意諫不聽師未出而帝寢疾范書南匈奴傳事竝在此年七月按單于書云孝章皇帝聖恩遠慮則范書是也今從之

令漢

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坐

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

故別南

也舊降新從北部來降者改正部原文誤作郡

分道竝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眾單

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

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威

收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惟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

言昔武帝單極天下

單

同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

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立可聽許乘因自陳爰恩
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尙書宋意上言曰夫戎狄簡賤禮
義無有上下疆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
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
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建武二十四年
受南單于降至
是四十
一年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謂破殺優
番單于也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
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
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顧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立
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

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齊廢王子都鄉侯暢來弔

國憂暢素行邪僻因鄧粲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太后數召

見之寶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何敞傳曰刺殺暢於

城門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羅考剛

等青州刺史部齊國暢見殺于京師而尚書潁川韓陵以爲賊在

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陵陵固執其

議天尉遂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

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

立敞備敗股肱職典賊曹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

二府執事以爲三公不與賊盜二府謂司徒司空初丙吉爲丞相不案事故三公府以爲故事雖設

賊曹不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

按賊盜

行皆遣主者隨之

主者謂主知賊盜之出也

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

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

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

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黎陽營注見

前扶風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林故俗稱雍營緣邊十二郡者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

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獲弓高侯韓頰當之後也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

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其爲尙書也與

鄧壽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

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

胡小月氏胡者月氏胡種也先是匈奴擊破月氏胡月氏胡西徙

其餘不得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胡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

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言

首鼠鼠窘急則東西奔竄故曰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訓乃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

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

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其意者皆恩信不厚耳

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護羌校尉所居

寺舍後園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

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闕我曹賢曰湟中月氏胡所

居今鄯州湟水縣也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

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其中少年勇者數

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

疾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天小莫不感

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

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

秦威服四夷故夷人掩率謂中國人為秦人掩

擊迷唐於寫谷破之

賢曰東觀記曰寫作雁

迷唐乃去大小榆

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

谷在漢陰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界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

小榆相去甚遠且俗說非是

居頗廢谷眾悉離散

衛尉顯親

侯寶固卒固少尚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久歷大位

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資累巨萬然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時有梁鴻者扶風平陵人也少孤嘗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

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應曰童子鴻不

因人熱者也滅燄更然之及長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嘗牧豕

於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

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
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資護主人而稱鴻長者
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
欲女之鴻竝絕而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
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
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
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
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
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
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曰孟光乃與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

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
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宮室崔巍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
鴻遂易姓名入吳寓居舉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冢旁曰
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孝和皇帝上

諱肇肅宗第四子也資后養以爲子廢長立之
諡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諱肇之字

日始

在位十七年改元

二永元十六年元興一年

五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

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箬上以度河

賢曰箬木筏也。箬音碑

掩擊迷唐大破

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

種殆盡

賢曰一連謂迷唐也。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紘坐徵以訓代爲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紘誘諸羌羌謀報怨

公卿舉訓代紘擊破之其春迷唐復欲歸訓又破之按訓傳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迷唐收其

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

附落羌部落之附迷唐者

燒當豪帥東

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

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

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遂不敢復置議而諸卿稍自引止惟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

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眾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

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變陛下在諒闇百姓闕然三時不

聞警蹕之音

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入警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卽位明年春議警蹕何又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

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

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

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

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晉太王重人

命而去邪故獲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

耗利其危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

胡而兵已困矣

事見永平十六年

白山之難不絕如縋

白山卽天山也白山之難卽指祭彤

事明形至天山不見胡而還縋驅之巫旗也○縋音延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焉耆龜茲

其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焦枯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尙書令韓棱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憲弟篤景竝起邸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爲衛尉篤

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

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無財用也

而遽起大第崇

飾玩好非所以坐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

困書奏不省賢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尙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

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

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屬晉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

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謫

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

鄭元注尙書考靈曜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

謂之晏政正塞晏之塞原文誤作晏杜塞忠直坐譏無窮臣做謬與機密言所不宜

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儻什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

浦未行自殺壽惲之子也夏六月寶憲耿秉出朔方鷄鹿塞賢曰今在

朔方靈澤縣北關三十三州志南單于出滿夷谷賢曰滿夷谷關

靈澤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在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北後鄧鴻討逢余按南單于庭

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以知矣度遼將軍鄧

鴻出稠陽塞賢曰稠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皆會涿邪山憲分遣

副校尉閭盤司馬耿種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

稽落山余按唐太宗以斛薩部地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

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

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

千餘里登燕然山按北史燕然山在薊園水北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而還遣軍司馬以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

諷所到輒招降之遂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鞹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

崩 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

武陽侯

郡國志東郡有東武陽縣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其封南武陽

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

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

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

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長史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千石則亦比

九卿

封耿秉為美陽侯

美陽縣屬扶風

賈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

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

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

商

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

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

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

竝寢不報駙馬都尉瑗瑗音圭與瑗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

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共叔段謂之京城大

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衛莊公之寵州吁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

不聽及桓公立州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

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賽

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

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未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君方喪三年時遭國憂

踰年故曰大禮未終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之權而虐用百

姓奢侈僭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訥訥咸謂叔段州吁

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

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賢曰申伯周宣王元舅有令德故尹吉甫作詩以美之

如憲

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

憂也臣敝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塞終

爲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左傳武姜敗叔段懷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下使憲等得

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

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

康光武少子

憲乃

白出敝爲濟南太傅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殿

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遊觀無節敝上疏諫曰蓋聞

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

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
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廢馬皆有千餘又多起內第費以巨萬而
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
無窮者也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敝無所嫌悟焉 冬十月庚子
阜陵質王延薨 是歲郡國九大水

庚永元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夏五

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閒王淑為城陽王濟北河閒城陽皆漢

舊國也光武省濟北并泰山省河閒并信都省城陽并鄆邪今復

泰山為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閒國分鄆邪為城陽國

紹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為常山王 竇憲遣副校尉閼錡改正開

原文誤作閼然帝紀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

又作閼今從竇憲傳取其地西域傳章帝建初二年罷伊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

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

侍 月氏求向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
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營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
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
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
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
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
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初北海哀王無
後章帝光和三年北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心常
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蕪湖侯無忌為齊王無忌齊
北海敬王庶子咸為北海王北海敬王睦也 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
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竇太后母此陽公主
東海恭王薨女也

故加贖錢一億大爲修冢塋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

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

詔封竇憲爲冠軍侯篤爲郎侯景爲

汝陽侯瓌爲夏陽侯

冠軍縣屬南陽郡鄧縣屬潁川郡夏陽縣屬馮翊郡

憲獨不受封 秋

七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以侍中鄧疊

改正鄧疊原文誤作竇疊

行征西將軍

事爲副

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

兒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

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耿种

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

關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

時南部黨眾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解永元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

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爲結

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繼布進賢次爵擢襄監羽林左騎

弁次武弁次通天以兼皆於高祖廟如禮謁百官志羽林左監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屬光祿勳

寶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遇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

寶曰居延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北余唐太宗以僕固部遣金微都督府大破之獲其母

闕氏斬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

賢曰粟邑縣名屬同州白水縣西北寶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

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

吏民其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

秩免官四十餘人寶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尙書

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

害者君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書

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立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

四舅謂憲

篤景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

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恢字伯奇京兆長

陵人也父爲縣吏得罪于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晝夜

號泣令聞而矜之卽解出其父及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閉門精

誦不交人物遂爲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

陽侯陰就數致禮請之恢絕不答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倏之恢亦

謝不與通故憲怨之特深及爲所殺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眾庶

痛傷之憲既殺恢朝臣無不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

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暗鳴

流涕

音音陰又音庵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長

安十一月朔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下詔云高祖功臣蕭曹爲首

朕瑤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壝循其遺節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

牢祠大鴻臚求近親爲嗣者須景風至紹封以章朕功

春秋考異郊夏至四

十五日景風至則封自功

詔寶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尙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

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尙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

百官

志尙書左丞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賜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賜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秩皆四百石蔡質漢

儀曰總典臺中續紀無所不統校舉奏龍論爲城旦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

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

章帝建初元年罷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

官今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復遣

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

將尤利多還詣京師

將如字

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

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

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八年

猶懷二心

爲班超誅焉耆尉犁王張

本其餘悉定

美陽侯耿秉卒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

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儆軍陣立成士卒

皆樂爲死至是病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勢面流血

初北

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

類海遣使款塞實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蒲中郎將領護如

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泰以爲光

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

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更立於除

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

于屯先父舉眾歸德

屯即屯唐何

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

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

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

於無功

所養謂南單于無功謂於除鞬

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

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

謂章

和元年斬優畱單于

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

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

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

韓歆戴涉故事

韓歆死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五年戴涉死見同卷二十年

安終不移然上竟從

憲策

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修爲北單于安以爲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除鞬據此則阿修與於除鞬是二人

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爲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桓閼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最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安議盡誤今從袁安傳

庚辰帝至自長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八

朱諫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駱允厚參

漢紀四十

起永元四年盡元興元年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王永元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種授於除韃印綬使中

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初廬江周榮辟袁

安府安與奏靈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寶氏客太尉掾

徐齠深惡之習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誹奏寶氏竊氏悍士刺

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

賢曰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

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飛禍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

若鳥之無得殞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癸丑司徒袁

安薨 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爲司徒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

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

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

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

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

初除謁辭求通符報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不得謁得辭與不得辭皆待報也

雖奉符璽受臺敕符璽所以爲信初除者詣尙書臺受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

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

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坐象見戒以告人君開者月滿先節過望不
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切獨行也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
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
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
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旱蝗 建初中
有人侮辱人父而其子殺之者肅宗賞其死而降宥之自後因以
爲比遂定以爲輕侮法至是河閒張敏爲尙書上疏曰春秋之義
子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以勢論之必不能使人不相輕侮而更
使人私相賊殺臣以爲殺人者死三代通法今欲趨生反開殺路

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

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

聖人從經律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帝從之遂削其金寶

氏父子兄弟竝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熒熒弟步兵校尉磊及

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補其璜之子也其相交

結賢曰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元舉竝出入禁中與得幸太后遂共圖為

殺害謀弑帝也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

接所與居者闔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

令鄭眾百官志鉤盾令秩六百石宦者為之不事眾

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謂出屯涼州時也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

憲與鄧熒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直帝將發

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

千乘王伉帝長兄也

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

賢曰謂文帝赤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

庚申

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

執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北軍五校

尉主五營士故令勒兵屯衛

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穉皆下獄死遣謁

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

應先封冠軍侯不受今復封以侯就國

與

篤景瓊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

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景爲執金吾魏郡鄭據爲司隸校尉奏

免之景遣掾夏猛謂魏郡太守張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

兒爲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收猛繫獄檄

景數猛罪頃之酺入爲河南尹景家人擊傷市卒毆傷市丞酺又

上言其狀故景甚恨之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

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但遣瓌就國得以獨全費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費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其父彪曰此兒後日必當記漢事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有詔收固繫獄

盡取其家書固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顯宗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乃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中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而入表及天文志猶未就而被誅帝使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固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然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民苦之故不保其身昭亦博學多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初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又作女誡七篇以訓其女其敬
慎篇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
貴女以弱爲美故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婦行篇曰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
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
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
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
脂澣塵穢服色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
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
之者亶亶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

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廢漢中郡亦當遣吏

漢中郡在洛陽西千九百

里九十戶曹李郃

郃音合

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

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郃學通五經又善河圖風星縣召署幕門候吏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覲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郤猶爲史太守奇其
隱德召署戶曹史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
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至意甚備慶亦小心恭
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旦約
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故能保其寵祿焉 帝除袁安子
賞爲郎任隗子屯爲步兵校尉鄭眾還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
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 八月辛亥司空任
隗薨 癸丑以大司農尹隆爲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
職詔許焉以睦代彪錄尚書事 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爲司空
武陵零陵潯中蠻叛 護羌校尉鄧訓卒

補註時年五十三 吏民羌胡旦

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

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賢曰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

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音宴又音俱儁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

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孟佺代訓為護

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

去大小榆谷事見上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佺卑缺恭迷唐之母佺自送至塞

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汜音似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

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佺坐免

戊辰永元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赦天下

子千乘貞王伉薨 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

宗城縣隋煬帝諱
廣故改爲宗城

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

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

爲資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嚴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

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注云

貧人既計釜鬻以爲資財恐不與極貧
之數故賤賣其資而富人得賤買爲利

甲寅太傅鄧彪薨

戊

午隴西地震 夏四月壬子詔封阜陵殤王兄勛爲阜陵王 九

月辛酉廣宗殤王萬歲薨無子國除 初竇憲既立於除韃爲北

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韃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

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追討斬之破滅其眾 耿种之破北匈

奴也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

拓跋氏自北荒
南徙蓋此時也

匈奴餘種留者尙有

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隆

號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酺與尚書張敏等奏射殺校

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

通言守其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冠毼論曰樂非夔襄夔舜樂官襄魯樂官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皋陶虞士官蘇

忿生周武王之司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

哉

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梁王暢與從官卜忌祠祭求福忌

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喜與相應蒼為有司所奏請徵詣

詔獄帝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成武單父二縣本屬山陽後屬濟陰章帝以益梁國賢曰成武

今曹州縣單父今宋州縣暢慚懼上疏深自劾責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

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

財物榮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

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

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賢曰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不聽有司橫赦貸臣

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受汚汚惡也天下以

故暢為納汚是為暢受汚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

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

裁食睢陽穀熟虞蒙甯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餘四縣謂下邑尉氏鄆郛也臣

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

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殿馬皆上還

本署虎賁上屬虎賁中郎將官騎與殿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官屬以解屬永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

令各有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汚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而自

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
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
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
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
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痛淑
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
自刻責朕惻然傷之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
愛暢固讓卒不許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
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
收麥數萬斛遂夾逢雷大河築城塢此大河即黃河河水至此作
有逢雷之名在二榆谷北作
大航造河橋欲渡兵擊迷唐水經注曰于
河狹作橋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

支河曲

西羌傳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羌居河巖之西南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

濱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還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

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

河曲羌

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

無稱譽及爲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

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

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

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

在塞外謂

先屬北

多怨之安國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

原界每龍庭會議

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時南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爲龍庭

師子輒稱病不往

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忿益甚

甲永元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

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
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
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
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
爲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
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
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爲邊害者其
平罪誅補註其平罪誅謂平論其罪而誅之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
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
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
廬落入曼柏城曼柏縣屬五原郡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

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微因發諸郡騎

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

國考異曰帝紀在去年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已卯司

徒丁鴻薨 二月丁未以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

夏五月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 秋七月京師旱 西城都護

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

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

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焉耆

焉耆左右侯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

屬至於海濱西海之濱也所謂條支大秦蒙奇兜勒諸國也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南

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

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

于屯屠何子莫離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鄧亭盧

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

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桂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

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

賢曰漢有迹射土言尋遠而射也

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

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

漢邊郡有牧師

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當在西河郡美稷縣界

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

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

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

大城縣故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

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

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初

司徒鮑昱辟陳寵爲掾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不可視事爲高而寵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嘗爲廣漢太守風化大行入爲大司農帝問之曰在郡何以爲理寵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遂擢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孔安國註尙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又稱甫刑

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

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貳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二

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立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之與禮相應者其餘可悉刪而除之 初江夏黃童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幾至滅性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暑則扇枕寒則溫席而又博通經典精究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歷官尚書令至是出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畱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于命故云宮臺煩事帝乃復畱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以蜀郡張霸爲會稽太守時郡界盜賊未甯霸始到越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民爲之謠曰棄我

賊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移病自免
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伯饒焉

乙永元七年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鴻坐逗遛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胡反詔徵下獄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乙巳易陽

地裂 余按地理志及郡國志易陽縣屬趙國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師古及賢皆曰縣在易水之陽此皆承應劭之誤也易水在燕南界漢屬河間郡界此時趙國僅有唐邢洛二州之地安得有屬縣遠在易水之陽邪五代史志洛州臨洛縣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後周改爲易陽縣別置襄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縣爲邯鄲縣十年改邯鄲縣爲臨洛而別置邯鄲縣由是觀之

漢易陽縣常在郡
解襄國二縣之屬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樂成王黨聰慧善史

書而性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

人哀憫嫁男子章初黨召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賂哀置姊

焦殺初事發覺黨又縊殺內侍三人以滅口為國相所奏削東光

鄆二縣

東光縣本屬渤海郡鄆縣本屬鉅鹿郡章帝以益樂成國

丙永元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夏四

月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尋薨無子國除 五月河內陳留

蝗

南匈奴石溫出頓王烏居戰畔出塞

贊曰溫出頓王名烏居戰

秋七月度

遼將軍龐參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眾及諸降胡二萬

餘人於安定北地 車師後部王涿鞬反擊前王尉卑大獲其妻

子時戊己校尉索頽

頽音溫平贊

欲廢涿鞬涿鞬忿前王尉卑大賈己

故擊之 九月京師蝗詔曰蝗蟲之興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臣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惴惴矜矜思弭憂

數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

變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誹謗自殺 十二

月辛亥陳敬王羨薨 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護羌校尉貫友卒

以漢陽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

敗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西 丁永元九年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癸巳濟南安王康薨 西

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 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

爲樂成王 五月封皇后父屯騎校尉陰綱爲吳房侯 郡國志吳房縣屬汝

南郡有棠谿亭左傳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昭王封吳王夫以特

纓於棠谿地通記有吳城吳房蓋合吳城房國以名縣也

進就第 六月旱蝗戊辰詔曰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

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贖元元勿收假稅

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

賢曰肥如縣屬遼西

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今平州也按祭參守遼東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蓋遼道西之肥如遂入遼東郡界也

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

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

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禰奏記

三府

扈梁松子也帝母梁貴人少失母爲伯母舞陰公主所養

禮音禰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

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

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

南陽樊調妻嬖

嬖音意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

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嬖憲兄弟所譖使

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
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
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其辜海內曠然妾亦蘇息拭目更視乃敢
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
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傷悼妾父既死不可復生
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
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沒幸賴帝引見嫜乃知貴人枉沒
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
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
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
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

后 燒蕩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

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屬隴西郡朱白曰今大夏縣屬河州

詔遣行征西

將軍劉仝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

狄道世屯枹罕

狄道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朱白曰狄道縣屬蘭州枹罕縣河州治所

尙遣司馬寇

盱監諸郡兵四面竝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尙等追至高

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甲子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

謚曰恭懷追服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於

西陵追封皇太后父竦爲褻親侯謚曰愍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

皇后陵旁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

樂平侯國屬東郡故清縣也章帝更名

棠

弟雍爲乘氏侯

乘氏侯國屬濟陰郡春秋之乘耶也

雍弟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賞

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初樊調妻嬀既上書得引見帝乃畱嬀於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貲十萬嬀素有行操帝益敬之加號梁夫人因擢樊調爲羽林左監 清河王慶常以母宋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于城北遙祠至是始敢求止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坐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雒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行俊蓋邕等皆爲郎 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爲司徒 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棱爲司空 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

據甘英使條支安息大秦諸國英乃自皮山西南經烏秣秣音涉

縣度歷闕實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
條支條支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而路絕唯西北隅通
陸道土地暑溼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卵如鵲轉北
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安息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
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
盛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自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
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
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大秦者卽前漢之犁靬也靬音軒
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域小國役屬者數
十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其俗力田作多種

和帝永元九年十年

樹蠶桑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之屬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英行及安息西界臨大海欲度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乃止是行也直窮西海凡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戊永元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韓校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 冬十月五州雨水 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尙營屯枹

罕謁者耿種領世營屯白石

白石縣本屬金城郡時屬龍西郡水經注白石川水南逕白石城西而注

離水水又遷白石縣故城南關題曰白石縣在秋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實曰白石山在今蘭州或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張駿後爲永固唐爲烏州後廢州置安昌縣後又更名鳳林杜佑曰直道縣有白石山

譚乃設購賞諸種頗

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十二月迷唐等帥種人

詣關貢獻

戊寅梁節王暢薨

初居巢侯劉殷薨

居巢縣屬廬江郡子

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絕愷國肅宗美其

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

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

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遣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尸逐鞬單于

紀永元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唐紀六十一

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庚永元十二年春三月詔曰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

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

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

其議慎刑 夏四月戊辰移歸山崩 賢曰移歸縣屬南郡古之夔

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

因名其地爲移歸亦姊也。移音姊 之 九月戊午太尉張柬之爲太尉 燒當

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

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 即五年貫友 兵來

所作之橋 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

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

復叛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是歲徵
中山相戴封爲太常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
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
宿而去還京師卒業同學石敬平病卒封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
到家家人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後爲西華
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卽
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禱請無獲封乃積薪坐其上以
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
之士以充其官因使中大夫魯不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

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

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

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

蕘以言得罪自比于芻蕘謙也幽遠獨有遺失也不性沈深好學孳孳不

倦杜絕交游不荅問候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

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

五經復興魯叔陵 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盛饌門閣也

書天文志曰紫宮垣西南角外二星內二星曰內廚十六宮之內

飲食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大府主盛饌皇居

則象于天也故北迷唐徼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

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至允川水經

允川去賜支河曲數十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

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

發羌羌之別種

或曰唐之吐蕃即其後也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荊州雨水 冬

十一月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東修良吏進仕

路狹束修謂束髮自修者也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

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戊辰司徒呂蓋以

老病致仕丁丑以光祿勳魯恭爲司徒 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

均怨恨遂反資曰巫縣屬南郡故城今在夔州巫山縣辛卯寇南郡

至永元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燒當與燒何各是一種郡兵擊滅之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險虞相曹鳳上言險虞侯國屬右扶風

資曰險虞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西海有允谷鹽池

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

諸種恃其拳勇詩云無拳無勇毛萇註曰拳力也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

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重西海郡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

規固二迷規圖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

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

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孟康曰金城

在金城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賢曰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

允吾縣地取縣西龍支堆為名允吾音沿衙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

畢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大破之聖

等乞降悉徙置江夏 初有父老不知何許人常漁釣於涪水因
號涪翁乞食人閒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
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廣漢
郭玉少師事高盡得其術至是爲太醫丞多有奇驗帝欲試之令
嬖臣美手擊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
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
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
服變處一鍼卽差召玉問故對曰醫之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
巧鍼石之閒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

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多不愈也陰

皇后多如忌寵遇寢衰數懷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按之劾以大逆無道朱二子奉殺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六月辛卯后坐廢遷於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徹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日南郡秦象郡也武帝更名在羅陽南萬三千四百里比景縣屬焉如清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師古曰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

秋七月壬子常山殤王側薨無子立其兄房子

侯章爲常山王

房子縣屬常山國

三州大水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

土上書乞歸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

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職常恐年衰奄忽僣仆孤

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酒泉郡在隴西四十七百里賈曰

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燉煌縣西北酒泉郡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

謹遣子

男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弟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

妹曹大家

大家者宮中相尊之稱也

上嘗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

得以微功得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

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

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爲

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隨士眾皆已物故超今且七十頭髮

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

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可遠
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
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隴望
日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賢曰肅
中六
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
是野又早于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
兵據野外爲言六十
還之從國中爲說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
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
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新序曰周文王作墳墓掘地得死
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
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
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
於人乎
子方哀老之惠見一卷
補註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超有誓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

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

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趙母者趙括之母也知其必敗先言

之於趙王故得不坐衛姬者齊桓公之姬也知桓公欲伐衛故先請衛之罪

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

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

考異曰本傳稱超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雒陽而林昭上書曰

延熹險望三年於今註引東觀記曰安息遣使獻大雀歸子超遣

子勇隨入塞按帝紀十三年安息國人貢袁紀載超嘗亦在十三

年今并置其書於此袁紀又云超到數月卒今從本傳

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

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虛淺

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

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

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宣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

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常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
邊和如超所言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
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年五歲時太
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其額忍痛不言左右
見者怪而問之綏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
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誦讀經傳輒下意難
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
甯當舉博士耶父訓甚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
選入會訓卒綏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雖親人弗
識也嘗夢捫天渺渺正背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

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喆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曰河歲

活數千人

石曰河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三年

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長七尺二

寸姿顏姝麗絕異於眾遂入宮爲貴人左右見之皆驚而貴人恭

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

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

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

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

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耶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

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

坐離立

賢曰離竝也禮記曰離坐離立

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不敢先后言陰后短小舉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
不樂爲之隱諱若己之失帝知貴人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
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
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博廣陰后見貴人德稱曰
盛深疾之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
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
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
死之分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熱遊越姬從下謂
姬曰樂乎對曰樂矣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
此姬曰君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
鳥周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重朕朕也不
聽姬曰大故若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曰樂遊是以不土以報
敢聽命今君王復聽國人爲君王死何況妾乎遂自裁人豕即
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人豕即

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貴人乃止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爲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卽位祁國貢獻悉令禁絕漢祁國貢獻進御之外別上皇后宮歲時但供紙蠟而已毛晃曰楷楷不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刺木皮爲紙俗以爲紙始於倫非也按前書外戚傳已有赫履紙矣○赫音興入聲履音路薄紙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

囑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丁酉司空果堪罷十一月癸卯

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爲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

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支辰勝建詩有申

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論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

設甲乙之科

前書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為

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

以勉勵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

皆以意說不修家法

賈曰諸經為業各自名家

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

策試簡也策試即射策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羅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

輒興爭訟論議

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不依

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

誠非詔書意選本意改諱從忠三代常道

賢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

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儀故教儀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履周而復始

音四細碎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無細減也

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

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賢曰伐謂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上從之是歲初封

大長秋鄭眾為鄭鄉侯官官封侯自此始○同說文曰南陽郡棘陽縣有鄭鄉○鄭音巢

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

皆罷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

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詩小雅蓼莪我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弱冠相

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莪者我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凱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母氏劬勞遷儒之恩知非國典日復須留賢曰遷儒慈慈不決之意也○罷音軟政正按

後漢書清河王傳原是且復須留乃其注云省當當作宿留通鑑從之改須作宿今以文義觀之須字之義更長乃改從漢書本

傳原秋九月壬午車駕南巡清河濟北河閉三王竝從四州

雨水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賢曰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夢澤

中時太尉張禹留守閭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

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謂幸章陵祠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

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宮 嶺南舊貢生龍服務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實曰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以荔枝而小廣州記

實如雞子日而多汁似安石櫚有甜醋者至日閭中翕然俱赤即可食置謂驛也修即驛也立之道旁○荔枝利禹音患謂夜

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實曰臨武縣屬桂陽郡今作引縣上書曰

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交趾州

若梧鬱林合浦交獸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

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

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

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是歲初令郡國以

日北至按薄刑時有司奏以為夏至則陰起麋草死可以決小

之月應草死夢秋至新舊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始生可以言
陰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余按
安帝初元元年始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舊刑改用孟夏則
夏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

永元十六年秋七月旱 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以光祿勳張

酺為司徒八月己酉酺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

臚陳寵為司空 十一月己丑帝行幸緱氏登百岯山

曰謂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 西晉尹賢 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

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乙元興元年春高句驪王宮句音駒 驪音離入遼東塞寇略六縣 夏四

月庚午赦天下改元 秋九月遼東太守耿种擊高句驪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二百百寶憲誅後帝躬親萬幾

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

皆抑而不宣

范曄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瘤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皇太子是夜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卽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其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尙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數果

御者所爲莫不歡服以爲聖明 北匈奴遣使詣燉煌貢獻辭
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荅其使加賜
而已 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姦伏外行猛
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爲有神是歲卒官百
姓爭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西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漿案於路
以漿渙也盤以盛
祭物案以盛漿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爲吏卒所鈔恆

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爲立祠作詩每
祭輒弦歌而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求
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洛陽令王渙秉清
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
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

郎中以勸勞勤

寇陴循吏贊曰政畏張急治善烹鮮推忠以及眾瘼自捐一夫
得情千室鳴絃懷我風愛永載遺賢